# 江漢集 六

襍著

共十五

# 江漢集卷之十一目録

雜著

江漢集卷之十一

雜著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何也其曰十有三祀者商王之十有三祀也非武王之十有三年也商王之十有三祀武王何以訪箕子也盖文王囚于羑里至商王之十有三祀自羑里釋歸岐陽故武王訪于箕子亦在是年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始文王囚于羑里繫彖辭而河圖明及武王訪于箕子得洪範而洛書行此天也非人力也于斯時也商末亡由

湯而下至中宗高宗之廟崇牙不輟玉豆楹鼓大輅白馬陳於鹿臺而不移則武王之所以訪箕子與箕子之所以傳洪範者於盛德豈不有光哉曰商王之十有三祀非武王之十有三年則孔子何以錄之於周書而繫之於武成之下也其所謂訪于箕子者武王也非商王也故洪範繫於周書而不繫於商書也孔氏傳曰箕子稱祀不忘本也然武王旣有天下則箕子雖不忘本必不以周十三年稱商之祀也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黼冔者不忘本也與洪範十有三祀無以異也然清廟祼將之

禮凡萬國助祭之士各以其服執豆籩故殷之士有哻者而周之士有冕者未嘗同也若年也者易商祀於天下也正朔已改則人人無不稱年海内外未嘗不同也武王踐阼十三年箕子何爲而稱祀也夫商俗以年爲祀故周公因商之俗而稱之多方所謂五祀是也箕子稱祀亦然也然武成曰一戎衣天下大定此武王十有三年也箕子之義其可以陳洪範於武王歟蘇氏曰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非也夫洪範自夏禹氏至箕子千有餘歲猶未絕也是洪範五行之道流行於天地之間亘萬

世而常不絕也箕子以亡國之臣雖不陳焉亦可也何論其道之絕與不絕邪且書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商室雖淪且亡我不能爲人臣僕也箕子之志誠不能爲人臣僕則安能爲人傳道乎由此觀之商室旣亡不爲武王陳洪範者可知矣故易曰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此之謂歟經旣稱十有三祀則是歲之爲商王受十有三祀者固無疑也而孔氏以武王克商之年爲之傳至於稱祀求其說而不得則遂謂之不忘本何其謬也故學者不信於經而信於傳以私智穿鑿爲說至于今箕子之志

不章也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何也漢西域傳稱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即崑崙山上流也一出于闐入蒲昌海潛行地中出積石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天子請自崑崙導葱嶺所出之源注大漠以防中國無窮之患然潤下水之性也顧安能激河之流逆鈎盤而上胡蘇哉鯀之所以治水者無異於延年之議也蔡氏傳言逆水性而不言水性

之所以逆然書曰方命圮族安有方命而不逆水性者乎故九州皆失其道而四瀆無不潰亂不獨崑崙逆河之性而已也其曰汨陳五行者水不潤下不可以生木之氣故水之性不壞者未之有也木不曲直不可以生火之氣故木之性不壞者未之有也火不炎上不可以生土之氣故火之性不壞者未之有也土不稼穡不可以生金之氣故土之性不壞者未之有也金不從革不可以生水之氣故金之性不壞者未之有也武王之所謂彝倫者本之以五教之常而問之也箕子之所謂彝倫者演之以九疇之常而答

之也然問答皆以彝倫爲言者抑又何哉泰誓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不敬自絶于天嗚呼武王之問箕子者與泰誓無以異也然則所謂我不知彝倫攸叙者豈非爲商而發也歟夫人臣之事其君也君雖無道而不忍斥言其惡故詩人知厲王之將亡而託於文王之所以嗟歎殷紂者以刺厲王其詩曰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箕子不忍言商王之斁彝倫故言鯀之所以汨陳五行者以對武王亦詩人忠厚之意也其曰錫禹洪範者曾氏

傳論之詳矣然洪範自古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天下旣治則洛書雖不告祥而可知大法之修也盖洪範皇極之妙不在於日月星辰風雨寒燠歲時曆數而在於人主之一心也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執中者會極之謂也洪範在虞雖謂之上帝錫舜固可也商書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建中者建極之謂也洪範在商雖謂之上帝錫湯亦可也何待神龜出於洛然後爲瑞哉然則洪範不離於言貌視聽之內不可他求也世之人君知洪範之爲九疇而不知九疇之道本於一心也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倫日斁於下而莫之叙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何也五行於人爲五事五事者修身之本也自五事而爲八政自八政而爲五紀此人事之合於上而天道之應於下也皇極者盡性之至也自皇極而爲三德自三德而爲稽疑此盛德之化民性而至誠之通神明也自稽疑而爲庶徵自庶徵而爲五福六極此休咎之由於人而殃慶之本於天也歸氏傳曰吾之所爲卽天

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爲此之謂也然學者徒見洛書之各爲一疇而不究五事五紀之與相流通也徒見皇極之特立五位而不究三德五福之與相聯絡也人之於天其相去如彼其遠而容貌言語視聽思慮之間其相應如此其速故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游衍傳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由此觀之天亦人也人亦天也夫豈有毫釐之差哉然而學者求上帝於五行之天不求上帝於五事之天惡知天人渾合之妙也哉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

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王氏傳論五行者誠得之然易繫辭稱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言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易之五行與洪範所叙五行未之有殊也而王氏未能推本文王周公孔子之言亦且淺矣夫五行之於聲也

羽者北方之聲也徵者南方之聲也角者東方之聲也商者西方之聲也宮者中央之聲也五行之疇著其味而不著其聲者舉一隅而反三隅也夫虞舜昭明之德鼓舞天下而九歌興然九歌出於九叙而九叙出於九功九功者六府三事之功而五行爲其綱領蓋以謂水無不修然後能成澤萬物之功也火無不修然後能成烜萬物之功也木無不修然後能成繁萬物之功也金無不修然後能成裁萬物之功也土無不修然後能成育萬物之功也五行之所以爲用者不亦盛乎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

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
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凡五事由
貌而始必致恭以端其心故傳曰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此之謂也孔子曰貌思恭言思忠視思明聽思聰
與洪範所謂五事未嘗異焉而思也亦在其中矣顏
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孔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此聖人傳心之妙也非惟
孔子授之於顏淵也始自箕子告之於武王也動也

者內動於思外動於貌也其曰勿動兼思貌而言之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暴慢非禮也鄙倍亦非禮也曾子之言豈有所受於孔子歟河南程氏作視聽言動四箴以自警焉其視箴曰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貌之謂也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思之謂也是程氏四箴之中有五事也昔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然則四德可能也惟聖

不可能也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王者之道宜有以厚於民事故八政謂之農用食也貨也祀也賓也師也著其事而不著其官司空也司徒也司寇也著其官而不著其事此三疇之所以變化也書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此三者見於三疇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此二者不見於三疇也然食貨宜屬司徒賓祀宜屬宗伯師宜屬於司馬名爲八政而其實五官

之事也昔虞舜之亮天功也首之以食其次曰禹作
司空其次曰契作司徒其次曰臯陶作士八政先後
於虞官略有斟酌則箕子之所欲施爲者亦可見矣
然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
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仂也者謂一年經用之數
用其什一也然則八政所謂食也貨也祀也無非冢
宰之所統領也故司徒斂其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而宗伯禋祀上帝血祭社稷以烝嘗裸享先王而已
矣安知冢宰制國用者不在於八政之首哉故周公

始建周官必有以折中八政而損益二王之制也惜乎周官未及成而周公遽已薨矣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何也歲月日星十二辰天官之書蓋亦詳矣而惟其所謂曆數誠不可推也律曆志稱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爲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有陰九爲水九年凡災歲通爲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而天地一元之氣於是乎終呰陰陽水旱之數自然相乘雖聖人亦不可得而免也況天下國家之命或

長焉或不長焉孰能識予奪之機也哉夫聖人不卜不筮而能知上帝之心故舜之告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何其神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哉然所謂天之曆數於三王則與其子於二帝則不與其子何其予奪之頗僻不中若是哉自古天子惟堯舜最爲懿德故傳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堯舜是也而子孫不得繼世有天下甚非上帝報施之義也方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之

時虞賓在位與羣后揖讓於庭爲羣后者思堯之仁慕堯之德見帝子降爲虞賓安得不喟然而歎乎孟子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然堯之子舜之子雖皆不肖豈不若夏之太康商之武乙周之穆王乎夫上帝不以太康絕禹之世不以武乙絕湯之世不以穆王絕文武成康之世而獨於堯舜之子以其不肖使不得繼父之世則曆數甚不中也且聖

人所貴乎命者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也已矣堯舜至聖而流澤不及子孫豈曆數不在於德而上帝亦莫能移者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

福其作汝用咎何也皇之爲言猶帝也盖言上帝旣建庶民所有之極使天下之爲人子者知其爲孝天下之爲人臣者知其爲忠天下之爲人弟者知其爲敬然後集五福之祥而敷錫之故聖人爲天下君以上帝所建之極與庶民而保守之錫上帝所集之福所以代天工也孔氏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蔡氏曰皇君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孔氏以皇爲大則所謂惟皇作極者何也而蔡氏以皇爲君則所謂于帝其訓者何也箕子之於洪範稱天則或謂之皇或謂之帝稱君則

或謂之汝或謂之王未嘗以王謂之皇也夫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者人君之所當念也而况其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上帝未嘗不受之也苟或有康和之色而又有好德之言則人君錫之以福此所謂惟皇之極也凡正人宜與之祿以責其勇於爲善而人君不能使其和好于家將陷於罪反使其不好德者與之祿故曰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之謂也古之王者治國家必立皇極皇極不立不足以化成天下也昔周成王既踐位武庚先叛而管叔蔡叔霍叔爲之黨以助其亂周公受命討武庚遂戮管叔囚蔡叔降

霍叔于庶人居未幾奄人繼叛成王出師往討之盡滅奄人然殷民思先七王如父母武庚雖誅而妹土不靖之民不心服謀爲大亂者久矣周公患之與召公始營洛邑遷殷民於四百里外召公卜宅定城郭溝洫之例而殷民相率攻位周公用書命邦伯以役侯甸而殷民無不丕作此所謂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也周之御事苟不與殷之御事相親比則殷之御事不變也故召誥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讎民者殷之御事仇讐之民也友民者周之御事友順之民也盖成王

旣立皇極使卿士無敢朋比不可以王之讎民而惡之也亦不可以王之友民而好之也此所謂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也殷之賢者猷足以贊王之謀能足以輔王之政守足以貞王之化則王者宜不忘之故洛誥曰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獻民賢者也成王念殷之賢者而大厚之此所謂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也及蔡仲克庸祗德周公嘉之以爲卿士已而叔死乃告成王封于蔡而命之曰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此所謂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也王者之政必無虐於至微之民無畏於至
盛之位然後皇極可立也故酒誥曰乃湎於酒勿庸
殺之姑惟教之又曰不蠲乃事時同于殺此所謂無
虐煢獨而畏高明也夫皇極或主於威或主於恩非
一道也武王時獨夫無道天下大亂故皇極在於伐
殷也成王時妹土不服天下將亂故皇極在於化殷
也伐之者所以用威化之者所以用恩由聖人所遇
之時有所不同也詩不云乎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
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其意曰王室新造予不知羽之
譙譙而尾之翛翛也今王室又爲風雨所漂搖翹翹

而危也使殷民不改其心必欲踵武庚之亂則王室朝夕將亡安能饗國八百年乎故周公懷柔殷民而輯和之進其賢能貴之以卿士大夫撫其煢獨富之以土田車服與豐邑岐陽之民偕饗太平於是殷民感周公惻怛之仁始悔其從亂之謀思文武如先七王與周士奔走肅雝聞清廟朱絃之聲俯仰詠歎而不能已則皇極化民之功不可揜也故畢命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此之謂也方殷民遷洛之始周之御事必以爲管蔡之黨從武庚而爲之亂是周人百世之讐也雖伏斧鉞不忍與殷

之御事偕搢笏於明堂之上以忘其百世之讎也然
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凡殷民如不從化
則成王不堪多難而又將集于蓼也故召公稽首奉
幣以保合殷周諸臣爲祈天永命之本成王受之此
殷民之所以歸極者歟自成王至于康王垂拱者凡
三十年能陶鑄於皇極之中人人好德孰知殷士之
爲讎民而周士之爲友民也嗚呼盛矣其曰無偏無
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
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

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
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人
君之心有所偏陂則非所以遵王之義也有所私好
則非所以遵王之道也有所私惡則非所以遵王之
路也有所偏黨則王道不蕩蕩也不平平也有所反
側則王道不正直也偏也者頗僻之謂也黨也者私
邪之謂也言人君無有頗僻私邪也凡王之義如能
極天下之正則四方無不蕩蕩如也凡王之道如能
極天下之直則四方無不平平如也王之義猶王之
道也王之道猶王之路也人君之心無私好無私惡

然後偏者陂者黨者反側者可得而去也何患庶民之不歸極乎夫偏也者爵賞不均也陂也者刑政不平也好也者好人之所惡也惡也者惡人之所好也偏也者聲色之殉也黨也者便嬖之昵也反側也者畔天命而蹈傾邪也故王者之其所偏而中焉之其所陂而平焉之其所好而惡焉之其所惡而好焉之其所偏而黜焉之其所黨而遠焉之其所反側而正焉則天下莫不從化又焉有不格之民哉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所以作人也夫

周官作人之法於其德則知仁聖義忠和是也於其行則孝友睦婣任恤是也於其藝則禮樂射御書數是也然君子不能切之如大斧之治骨焉磋之如巨鐻之治角焉琢之如槌鑿之治玉焉磨之如沙礫之治石焉則剛者無以爲柔而柔者無以爲剛也雖欲作人其可得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盖文王作人之盛最詳於詩周南則關雎葛覃所以見后妃性情之正雖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也樛木所以見后妃逮下而能無嫉妬之心子孫衆多也兎罝所以見野人之才皆可爲公侯干

城也漢廣所以見游女端莊靜一非復如前日之俗也麟趾所以見子孫宗族之皆化於善也召南則鵲巢采蘩所以見諸侯夫人承后妃之化而又有純一之德也小星所以見諸侯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也羔羊所以見大夫節儉正直也行露所以見女子貞信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也騶虞所以見仁心之不由勉強也豈非三德之効歟故洲鳩常性有別而谷鳥和聲相聞則平康正直之實可知也送之於諸侯之國車皆百兩祭之於公侯之宮首有餘竦則孌友柔克之實又可知也葛藟縈於下上

而能無射參昴橫於三五而能無怨則沈潛剛克之實又可知也武夫能變而皆有腹心之用大夫能化而皆有委蛇之美則高明柔克之實又可知也江漢之水既不可泳又不可方男子能變其彊梗不順之性望其女子而歎其終不可求厭浥之露蚤必多濕夜亦多濡女子能變其淫亂不正之心絕其男子而示其終不可從則不友剛克之實又可知也子孫宗族皆仁厚與麟無異諸侯之子孫宗族亦皆仁厚與騶虞而無異則三德又用之實又可知也然文王不誠其意則無以正其心也況能正萬民之心乎不正

其心則無以修其身也況能修萬民之身乎不修其
身則無以齊其家也況能齊萬民之家乎不齊其家
則無以治其國也況能治天下之國乎故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之謂也夫人君明德
於上悠久不息則至治無不融液而太和無不周徧
天下皞皞而不自知也三德之効不亦大乎然所謂
正直之用居其一焉而所謂剛柔之用居其四焉以
柔克柔此其一也以剛克柔此其二也以柔克剛此
其三也以剛克剛此其四也名爲三德而其實則四
德也與正直而爲五也明矣其曰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章君臣之義也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此五者生民之彝倫也而君君臣臣之義爲最大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然則臣之於君也烏可以不盡其義乎故傳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之謂也至於後世彝倫斁滅君不君臣不臣威福下

移大夫王食而無所懼孔子於是作春秋以明大義故成公八年七月經曰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昭公三十有一年經曰黑弓以濫來奔公羊傳曰顏夫人嫗盈女也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臧氏之母負孝公愬天子天子爲之誅顏反孝公于魯公扈子曰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致國于夏父郲妻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桓公十有四年秋八月經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傳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壬申御廩災乙

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文公十有六年夏五月經曰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自是公無疾不視朔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僖公三年春正月經曰城楚丘穀梁傳曰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其不言衛之遷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定公元年春三月經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公羊傳曰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不與大夫專執也五年夏經曰歸粟于蔡穀梁傳曰諸侯無粟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

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記所稱屬辭比事者其是之謂乎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孔子亦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君君臣臣之義不待春秋而明者其惟洪範乎故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凡天下之爲人臣者讀洪範三德之疇孰敢有作福作威玉食之心乎然則洪範其可謂春秋之源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

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何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其兆有三其體有一百二十孔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故王者立卜筮人以稽大疑然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徃盖聖人

洗心齋戒未嘗有一塵之累及有事神知之用隨所感而應焉故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昔武王有疾不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是周公神明之誠格于上帝而武王乃瘳其疾非卜

筮感通之功也故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豈所謂盛德之至者邪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蕪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庶徵自思慮達之視聽惡可謂由外而至哉考諸月令於孟春行夏之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是所謂雨之不時也於孟秋行春之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是所謂暘之不時也於季秋行春之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是所謂燠之不時也於季春行冬之令則寒氣時發草木

皆肅是所謂寒之不時也於季夏行冬之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是所謂風之不時也由五事不得其叙而令不順於四時也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所以明五事也夫貌也者屬於水也而貌之所以爲恭與恭之所以爲肅者人之所爲也然肅之所以爲雨者天之所應也而雨不時歸於狂者貌之失也言也者屬於火也而言之所以爲從與從之所以爲乂者人之所爲也然乂之所以爲暘

者天之所應也而暘不時歸於僭者言之失也視也者屬於木也而視之所以爲明與明之所以爲哲者人之所爲也然哲之所以爲燠者天之所應也而燠不時歸於豫者視之失也聽也者屬於金也而聽之所以爲聰與聰之所以爲謀者人之所爲也然謀之所以爲寒者天之所應也而寒不時歸於急者聽之失也思也者屬於土也而思之所以爲睿與睿之所以爲聖者人之所爲也然聖之所以爲風者天之所應也而風不時歸於蒙者思之失也傳不云乎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君子如致中和則天地可

得而位也萬物可得而育也何憂五事之不得其叙乎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所以明五紀也王省惟歲何謂也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卿士惟月何謂也春秋定公元年公羊傳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師尹惟曰何謂也春秋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庶民惟星何謂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穀梁傳曰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凡休咎有大有小而其言歲月日星者欲使人君察其徵也

然則災異皆有徵乎盖春秋所記二百四十二年災異甚多雩二十一日食三十六大旱二雨雪三大水九地震五山崩二饑三晦二有年二無氷三星孛三大雨雹三不雨七大雨震電一隕霜殺菽一無麥苗一大無麥禾一隕霜不殺草一李梅實一星隕一隕石一雨木氷一鸜鵒來巢一六鷁退飛一鼷鼠食郊牛角二螽十螟三螺二世室屋壞一宮室災一多麋一有蜮有蜚蝝生各一嗚呼人君上不能協於五紀下不能敬於五事故上帝降之災異而警之也然班固作五行志傳會洪範而遂有災異之學豈不謬哉

歸氏傳稱前四疇責之於已後四疇取之於外是不然夫五紀以歲爲首故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唐堯命羲和也不可謂責之於已也夫八政以食爲首故書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是虞舜咨十二牧也不可謂責之於已也於三德則所以見有時而剛克有時而柔克也故虞舜之時竄三苗于三危此剛克也舞干羽于兩階此柔克也不可謂取之於外也於庶徵則所以見天人之際也貌之不恭不足以雨天下也言之不從不足以暘天下也視之不明不足

以煥天下也聽之不聰不足以寒天下也思之不睿不足以風天下也不可謂取之於外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黎民既變然後天錫之以祉五福是也而所謂攸好德者在于人不在于天何以列於五福之中也夫能得天下之壽而不好德者盖鮮矣能致天下之富而不好德者又鮮矣能饗天下之康寧而不好德者又鮮矣況能好德而不得考終命乎詩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言既受萬年之命又有千鍾之祿而百體永世康寧者由君子豈弟之德得其令終也夫斂五福而下之者天也凝五福而來之者人也然而人不能協于皇極者降之以咎六極是也而惡與弱非上帝之所敷錫也何以列於六極之中也剛者之過而為惡柔者之過而為弱與凶短折者疾者憂者貧者比而論之以警不協皇極者不亦嚴乎然易傳曰顏氏子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蓋所謂擇乎中庸也故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及問為邦告之以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予之也可謂至矣而一簞食一瓢飲不堪其憂其歿也不幸短命何哉豈上帝主五福之理而予奪出於自然非上帝之所可私者邪豈君子得攸好德則貧者勝於富貴短折者賢於壽考者邪豈於君子錫萬世無窮之聞區區五福不足以易其大名者邪

大雅問

文王

景源曰君子之心爲善而已非以爲有聞也而第二章云令聞不已卒章曰宣昭義問何聖人貴名聞之

若斯乎老莊之徒以爲善無近名爲宗揚子雲以名譽加於德行之上均之非君子之道明矣君子雖不求其有聞而旣有其實必有其名何必論其聞不聞邪恐後世好名之獘滋甚

有容曰文王一篇盖追述文王之德以明周家受命之由故其言大抵皆以天命爲主其云令聞不已猶舜典所謂玄德升聞而下文所謂陳錫哉周亦猶乃命以位然但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者則文王之實德無以著見故四章乃以緝熈之敬明其爲德之實若曰其德不已故令聞亦不已云爾其言

何嘗有意於名譽也卒章又言命之不易而以自絕于天爲戒則其所以祈天永命者莫切於宣昭義問如文王而宣昭義問亦莫切於緝熙敬德如文王故以儀刑文王終之於是乎其義足其理明矣老莊畏名而不肯爲善揚雄急名而忽於德行是終無爲善之時矣聖人以名不稱爲耻非爲名也亦勉其實也而已

景源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殷之曆數宜不億而紂之自絕于天故天命集于文王令不云紂之墜命而直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豈天

命已歸于文王而紂之賢與不賢固無論歟抑旣云
侯于周服則紂之自絕于天者其意自見歟
有容曰下段之言得之
大明
景源曰文王之聖以卑儉爲德雖親迎之際一舟足
矣豈必比船爲橋而後慶渭哉若殷時諸侯已有維
舟之制則可也不然文王亦侈矣豈有周氏之文所
自始而然邪
有容曰禮莫大於親迎以韓奕詩觀之百兩彭彭八
鸞鏘鏘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其車馬衛從之盛如此

造舟爲梁非特重其禮也想必如此然後乃可以濟其事也關雎之宮人思得聖女以配君子而至於寤寐反側則其旣得而親迎之也周民之喜樂可推而知也方其造舟之時其樂事勸功當不翅如靈臺之役則民心之所樂文王亦從之而已顧何損於儉德歟然自周以前有天子造舟之制則文王必不敢爲也

### 緜

景源曰疏附先後奔奏禦侮此四臣者有國之所必資而興也然太王之時則毋論也豈無其人而不叙

之邪將其時與文王之世不同而雖有此臣不當叙邪太王之爲君在殷之盛世文王之爲君當殷之亂時其用人材者宜若不同然而無伐商之心則太王與文王未嘗異也彼四臣者安有廢於太王而用於文王也以其篇見之似非獨論文王得人之盛乃揔叙周家興王之事也

有容曰詩人贊四臣之言必曰疏附曰先後曰奔奏曰禦侮云爾則其意似有所指有若閎夭散宜生之率下親上周公之輔導前後召公畢公之喻德宣譽太公之威武折衝固己合於四者之目而此皆文王

之臣則朱子之斷以此歸之文王者盖有見處矣但此章義有未詳亦不敢信其必然也

思齊

景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至也者自近及遠之辭也傳曰兄弟一身也妻子胖合也宜無親疎之別而先妻於兄弟何也且兄弟之間友愛之道雖無妻自可以行焉豈待刑于妻哉常棣詩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朱子曰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此先兄弟於妻子者也夫妻子兄弟之間其御之當用一道而或先

焉或後焉豈有肯義之不同者邪
有容曰兄弟主乎恩恩全於愛故仁人之於兄弟惟
友悌是篤常棣一篇是也夫婦主乎義義成於嚴故
君子之於家人必修己以示儀法思齊二章是也盖
閨門之内親褻之時比兄弟恒多袵席之間馴養之
難比兄弟尤切故君子謹之先成教於家而後兄弟
九族慕效而感化之矣舜之友象至矣堯必以二女
觀厥刑豈謂以舜之聖必待二女之助而後加愛於
象哉其意若曰兄弟愛而已非可以儀法先也將待
刑妻之有則正家之有教然後聖人功化可得而見

也恐不可以親疏先後有疑於此章之旨也常棣燕
兄弟而作故以兄弟爲重然所謂妻子好合和樂孺
湛者只道其親愛之情而姑未及於儀則刑法之事
果能刑家如文王則兄弟初無不翕之理矣

皇矣

景源曰閟宮詩曰居岐之陽實是翦商僖公之時去
太王已遠意其傳之謬而其言如此然太王之改國
號在殷小乙二十有六祀盖是時殷已衰高宗未立
雖曰太王無翦商之志吾未之信也且司徒司空天
子之宮也應門臯門天子之門也太王安得而用是

名哉註云二門之作由太王始是固然矣至於司徒乃虞舜命契之官也春秋時諸侯用之亦僭也夫以諸侯改國號用天子官名太王之有翦商之志也無疑矣太王自豳徙岐山之下則其始戎翟也中國盛則臣屬衰則否戎翟之常也其於事商也豈可以責君臣之義哉至王季始受爵爲侯然則太王之非殷之諸侯也明矣此詩亦以天命歸之太王恐無害於義而然邪

有客曰翦商之疑諸儒辨之多矣惟南豐氏之說云太王盖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跡也所

謂剪商者又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此言殊斟
酌有味足破千古之疑矣五官之設亦只是遷岐之
後民衆事繁不得不寘此有司之官粗備一國之規
模耳殷時風俗質樸名分等威固不似周後之嚴截
且司徒非殷朝官名則恐不宜目之以僭擬也果令
太王陰有剪商之志則必將晦其心迹以待其時顧
何汲汲於虛名而改國號設五官之爲務哉此又無
可疑者也

景源曰太伯之讓國雖屬盛德事而非太伯自讓之
也太王欲立王季故太伯知其意採藥於衡山以遜

焉是太王廸之也然則太伯之心固可嘉而太王所以易適嗣者終未善也若云擇賢而立之則太伯之賢固無不及於王季也若云見文王當成王業而傳于王季使文王得繼其序則以太伯斃屣天下之心雖有其子之當立者於其昆弟之子得文王之聖則其意必舍其子而傳焉況無子者邪傳所云太王欲立王季者謬妄不足信則已不然父子昆弟之間太王王季之所以處之者恐非其道爾

有答曰所論甚當舍其子傳文王之說尤得泰伯之心

有容曰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當是時文王之被拘百日爲其臣者圖所以保全之宜無所不用其力然至以枉道媚惑天子而濟其私以閎散之賢必不肯爲雖以文王之心度之與其不義而生無寧瘐死於囹圄之中必不肯附下蠱君至此也韓愈琴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以爲善說文王意中事若云文王不知則罪在閎散不然則文王恐不得辭其咎矣然此事不見於經或由史遷輕信舊說而

謬記之歟

景源曰崇侯之讒于紂也以爲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必將叛紂怒而囚之夫以紂之暴醢九侯而脯鄂侯於文王豈肯赦之乎然天之於聖人固未嘗不使考終其免文王於危死者天也非人力也按大紀文王之被拘也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紂乃召昌釋之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由此觀之紂之赦文王安知其不出於備戎之計乎盖文王之拘羑里也嘗自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思齊詩曰戎疾不殄烈假不瑕烏

有附下蠱君自陷於人臣之大罪如史遷所記多不可信

有容曰詢爾仇方集註仇方讐國也丘氏曰卽崇也崇侯虎助紂爲虐厥罪貫盈天將正商則必自崇虎始此文王之所以伐崇也若曰是嘗譖我是我仇讐也輒假專征之權而伐之則文王之征未出於公也仇逑也兎罝云公侯好仇猶言同德也此章之旨盖曰天命文王詢度于同德之國皆曰可伐然後同爾兄弟以伐崇墉云而下文卽以伐崇之事繼之曰四方以無侮四方以無拂則崇虎之惡實天下之所同

疾而文王之征始歸於大公至正也淺見如此自知僭妄

景源曰聖人之於兵也必愼如文王之心雖崇侯有罪伐人之國不可以不盡心也詢四方同德之國而後伐焉向令四方之國謂不可伐則雖崇侯日愬於紂而謀所以害文王者文王必不伐也故詩人設爲上帝之言而明之爾子言是也

靈臺

景源曰按本記文王九十六歲立靈臺文公注亦以爲文王所作以此觀之靈臺之名由文王始夫望氣

禨察灾祥王者之所不廢也然伐密國之明年伐耆國伐耆國之明年伐邗國伐邗國之明年伐崇國初徙于程葺四歲又邑于豐臺池苑囿之事紛然而出方是時天下困於紂鹿臺之役生者有餘瘴死者有餘怨文王又從而勞其民雖其民樂而趣之出師則有追及之志築臺則有子來之誠而以文王視民如傷之心初豈忍經營之邪按劉氏外紀曰黃帝設靈臺立五官以序五事以此觀之靈臺之名由黃帝始夫靈臺者天子之臺也文王未始爲天子而名其臺甚無謂大抵靈臺謂始於文王則非王者之心謂始

於黃帝則非諸侯之所宜有也

有容曰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鑄民也如此故聖人之民大抵皆有聖人之心聖人之使民也雖勞而民不怨不惟不怨而又樂之上與下一心故也天勞民於四時幾無一日寧居民不敢勞其勞者其勞之也所以利之而不如是蔑以遂其生耳文王之勞民其亦異諸暴紂之勞民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其名之肇於文王而後世遂爲天子之臺審矣

文王有聲

景源曰崇殷之屬國也文王殷之方伯也以殷之方伯承殷之命伐殷之屬國其行也必告於紂其平也亦必告於紂若文王請於紂而爲邑也則紂必不予不請於紂而爲邑也則文王必不敢然滅崇未幾豐之邑作焉孔子所謂以服事殷者豈如是乎夫初受天子之命滅人之國而自納其地者此桓文之事焉有聖人而爲之也

有容曰伐密而邑程焉伐崇而邑豐焉文王之專也而商紂之無嘖焉古史氏之無議焉豈商紂有所許

而文王有所受乎傳記無徵焉存而勿論可也

生民

景源曰天於后稷生長之皆異於人則獨於種植之時無所祐哉生民曰有相之道注盡人力之助夫盡人力之助雖下農可勉豈天命后稷之意哉夫有相之道者有上帝保右之道也

有容曰有見然降稷以粒烝民者天也而明五穀之性盡耕穡之道以贊化育之功者稷也集注較實

既醉

景源曰祭起於報本黍稷犧牲未始求福也醴醆薌

蕭未始干祿也然儀禮旣祭宗祝告嘏辭于主人主人於是作詩以答其貺是向之黍也稷也犧牲也醴醆也薌蕭也適足以爲祈福祈祿之具而報本之誠未專也孟子曰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夫父母生則養之死則祭之人子之職也福我禍我都不可論假設鬼神未始有臨饗降福之意而皇尸告之宗祝傳之不亦誣乎

有荅曰祭也者先王之所以與神明交而與民於孝者也故君子將祭致齋於內散齋於外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

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戸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戸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故君子之祭也必有格焉既格矣必有饗焉既饗矣必有以報之饗之有報民之情也先王事亡如事生以民之情測乎神明而得之矣於是乎有尸祝致嘏之禮以達神明之情非求福也非干祿也不如是神明之情不泄神明之情不泄是致死之也孝子之所不忍也孔子曰吾祭則受福孔子之祭豈爲邀福也哉祭而至於受福則能致神明之饗者也君子斯貴之矣後之君子其於報本固不能如古君子之謹也故尸

祝致嘏則其心有不慊焉故祭之無尸祝蓋自後之君子始夫以先王之制禮而損益由心則其流弊將至於不祭矣此識者之所宜愳而學者之所宜講也故吾善子之問

景源曰昭明者福也高朗者德也昌其福之謂融全其德之謂終言成王既綏初德庶幾弘昭明之福而終天地之德也

有容曰既醉自四章以下用互文自四章讀至卒章可以知其始自卒章逆探其義至四章則可以知其終此所謂高朗令終令終有俶者也盖上二章總言

祈福之意三章又言君子之能享此光明悠久之福者實有其始自釐爾女士之時而已然也釐爾女士者蓋將從以子孫而永爲天命之所附屬故室家之內永錫多祚之胤祭祀之時有此孝子之舉奠而孝子之孝又能不匱以及其類故朋友之相攝佐者亦皆有威儀當神意也此其所以享光明悠久之福而公尸之嘉告者也章首多以維何發之以接起下文其法亦自井井然此解與明見大異未知果何如高朗者德也一句頗新但恐齟齬無甚接屬耳

嘉樂

景源曰既祭而嘉樂成既燕而天保作天保多頌詞嘉樂有規意二詩之不同何也盖人臣之情惟篤於祝願此天保之所以頌之也盈盛則缺明極則惛此嘉樂之所以規之也然燕之與祭其受賜未嘗有殊則於天保亦無不可規君之義矣

有容曰假樂上二章專述成王受祿之盛天保之義也三章四章稱願其子孫之辭斯干之意也吾見其頌禱也未見其規王也雖然必也有其德而後有是福雖曰祝嘏意亦不忘規王云爾則可也是則天保假樂同焉

公劉

景源曰余謂周官聖人之大法也雖歷萬世而天下之變無遺於六十職掌之中其綱理者有素創始者有自非成周之時始爲之制也盖所從來遠矣然則列職考績之法粗見於虞書而其風俗之成與制度之備皆無所載及讀公劉詩而後知周官之法成于公劉也如蹌蹌濟濟俾筵俾几之類此宗伯之制也如其軍三單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之類此司馬之制也如取厲取鍛之類此司空之制也如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徹田爲糧之類此司徒之制也如

爰衆爰有旣庶旣繁旣順乃宣君之宗之思輯用光
之類此冢宰之制也若此詩者可謂周官之源耳夏
殷之禮雖已亡亦可以推而知之矣
有容曰甚哉西戎之難化也不窋之訓民也修其典
章守以忠信公劉之教民也徹其田賦惇其禮俗宣
之以文肅之以武而西戎醜醜焉飲食至于今不離
于禽獸速哉東夷之易變也自箕子立八教而民典
于禮義令聞達于中國而至于今贇贇焉東方在行
爲木木之乘氣也易西方在行爲金金之受物也難
其理則然矣

有容曰公劉非召康公之詩也公劉之作述公劉之事以訓王勤民者也民事孰有重乎經界而公劉闕而不詳焉或曰七月豳風也亦曉王以民事者也不言經界於公劉何疑焉曰七月風也風也者述當時美俗以追原教化之所自耳至其典章法度略之可也若雅頌則異乎是用之宗廟用之會朝或以發先王之德或以明先王之功故觀於雅頌而周家之典故可得而徵焉此而弗詳後世何述焉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蓋自公劉遷豳法殷之制而爲者也其畫疆經溝之法受田納賦之數必有可考

者焉是宜謹書而藏之彰先公厚民之政以貽後世之則而今按公劉六章皆無可徵惟曰徹田爲糧而已何其已簡也或曰其時當有一書載其詳以傳諸後故周公得以因其舊而修井田之制而今爲秦火所燒耳曰后稷之功莫大於種植則生民詳焉太王之績莫盛於遷岐則緜之詩詳焉文王之文德莫昭乎作人則棫樸詳焉武烈莫競乎滅密滅崇則皇矣詳焉武王之功莫顯于戎商則大明詳焉以周先后功德之茂而詩人必謹識其大者毋係乎他書之存不存也夫仁政莫先於徹徹之典實肇於公劉言公

劉之事而於此不之詳將何致詳乎爲此詩者可謂不知爲政矣故曰公劉非召康公之詩也

景源曰徹之法在書則宜猶禹貢也徹之功在詩則宜猶豳誦也而今皆亡矣公劉詩不詳乎徹者明非公劉所始制也焉可疑乎

卷阿

景源曰卷阿之首章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飄風者暴風也猶胥雅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蓋憂讒之辭也二章曰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諷之之辭也五章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

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言有此四德之臣輔翼之然後乃可以爲天下法也卒章曰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言王之車馬如此其盛且閑也何不厚禮逆四德之臣乎矢詩不多者誠欲王之自知也其辭正以微其氣舒以永其思悄以深其音婉以遠豈邵公此詩作於周公居東之時歟始周公攝國政邵公爲太保以輔王室旣而邵公告老去于時成王幼邵公以大臣義不當去然蓋已知管蔡蜚言之幾而欲辟其位爾周公留之居無何管蔡之讒果興由是周公居東都凡二季成

王不寤召公安得而不救藥之以正其心邪此卷阿之所以作也

有容曰周公之孫也而召公之嘿焉君子惑諸而黃子發之黃子之言說詩者識之哉

民勞

景源曰一翕一張天之道也一勞一佚人之情也翕而不張則天道變矣勞而不佚則人情反矣自成康既沒天下之亂且二百有餘年賢人去而白駒刺庶民散而黃鳥刺讒言興而沔水刺王室亂而桑柔刺六軍怨於下而祈父刺昊天怒於上而板蕩刺則召

公詩所謂民亦勞止汔可少康者亦足以卜其開共龢之始也此詩之戒同列如文王之戒蓋臣也序以爲刺厲王是也
有容曰惟大人爲能格君之心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惟大人爲能憂民之憂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少康惟大人爲能惡宵人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惟大人爲能翼正道詩曰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爲此詩者其可謂當時之大人矣
板
景源曰今有嚴父見其子之過惡色變虐怒蹶動雖

其子不孝心怵惕而敬之者何也以其親而可畏也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也板之卒章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游衍盖欲王之怵惕而敬之者歟

有容曰板詩上七言天下言民反復不已而至七章專言民之可畏卒章專言天之可敬想其所戒之人謂民不足畏謂天不足敬小人而無忌憚者也故以此深戒之然卒章之言非惟可警當世後之學者佩服而勿墜則亦庶幾寡過矣

蕩

景源曰陳先王之訓而風其兄者五子之歌是也託先王之言而風其上者蕩之詩是也五子之歌近於正蕩之詩近於譎此由其時不同故也然不序其德而假其辭非所以敬先王之義也後之詩人如效此則不惟必陷於刑戮亦其事輕薄不足多也且蕩詩如無陪無卿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小大近喪之類肯迫而氣慢此無異於霍光之廢昌邑而數罪者言也以汾王之虐猶不之謫其比後世之君亦可謂有成康之遺風也豈國人將叛而其辭之不恭乃如是邪有容曰忠臣愛君之心根於性雖知其必至於顚危

而思所以扶之也雖知其不可諫止而思所以覺之也斷首刳心而不復怨悔者非不惡死也盖其得之於天者然也然龍逢之於桀比干之於紂猶得以面折焉廷諍焉一泄其所欲言者則君之不悟於我何哉若蕩之詩人當衛巫監謗之時雖欲一言而死其道無由也當是時厲王左右皆彊禦掊克之臣而入則流言以媚主出則寇攘以虐民上下淫酗無晝無夜則雖有抱忠肝義膽欲一陳於王者衆慝沮之於內妖巫拒之於外其勢固無以進其身于王前矣既不能極言於王前則不如結舌緘口以避誹謗之誅

然忠臣憂國之心亦自有不能已者故托爲文王嗟歎商紂之辭以宣其壹鬱之思雖其旨微而不揚其聲哀而不平原其心實出於性情之正則謂之譎不可也謂之輕薄不稱也千載之下想其爲人忠猶不能容嘿殆屈平賈生之流乎

## 抑

景源曰詩序以抑詩爲刺厲王作文公以爲衛武自警之詩按楚語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懿者抑也由是觀之懿詩之未嘗刺厲王也審矣然大雅天子之樂也自周公已下非祭祀陳戒則詩不與焉武公以

諸侯其自儆之詞列于天子之樂者甚可異也或云孔子以武公改過好學遂以懿詩入大雅賓之初筵入小雅此又不通若孔子嘉其改過好學則懿詩與賓之初筵皆入大雅宜矣奚獨懿歟得非自儆於國因以戒王者乎

有容曰序所謂刺厲王者有可疑案仁山前編武公即位在周宣王十有五年不與厲王同時此其可疑也文公所謂自儆者亦有可疑案抑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蓋言其尊貴人無與競四方之所取以爲則此惟天子可以當之非諸侯之所堪也一也又

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若如左史之言則武公時年九十五豈當曰抱子而已乎二也大雅天子之樂也衛公自微何與於天子之事而輒入大雅乎若來諭所疑者亦其一也僕意以爲刺幽王也武公末年幽王卽位甫爾其威儀辭令固多顚覆宣王之典刑者故其詩曰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幽王之初內嬖褒姒宮闈不肅白華之漸見矣故其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維民之章四夷交侵王師屢衂驪山之漸兆矣故其詩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戒之既切矣又勉之曰假

令王未有知識既長大而抱子矣假令我未有知識亦既耄老矣則我言非妄而王庶幾一悟矣卒章則又微提厲王事以儆之曰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審一篇之指其爲刺幽王明甚矣小序以小子爾女謂非人臣之禮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女心周公目成王曰孺子王又以謹爾侯度謂武公自儆此則不過曰謹爾御諸侯之法度以防不虞之患而已若左史所稱則懿誡耳韋昭强懿爲抑然孰信其必然也恐别有懿戒而不傳於後漢儒得以傅會耳

有容曰夏商之人言德不言威儀周人言德必並言威儀如抑戒及賓之初筵又以威儀爲先此可見質文之變矣原德之積於中而形於外則威儀棣棣然也故玉藻重九容鄉黨一書多言聖人之威儀是言之威儀者君子之所慎也然後之學者或專用力於外非無威儀之可觀而內德多不稱繇是言之威儀者君子之所耻也余謂抑戒之盛言威儀恐爲後之流弊也

景源曰德不熠則其儀也矯儀不肅則其德也訌肅於儀而熠於德然後謂之君子易曰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不敬于容而能葆其德者未之有也不誼于心而能愼其儀者亦未之有也若子所云内德不稱其外者學者之罪也非威儀之罪也

景源曰先王之待賢可謂盛矣其朝覲也禮之以賔客其有疾也往而問之其旣死也哭而撫之含有貝玉之賜襚有衣衾之賜賵有乘馬之賜又爲之麻衰而答其恩如朋友焉是以雖春秋之世猶知賢士之可尊而大夫之可重若武公之惠于朋友者其原亦出於此矣

有咨曰嘉樂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先王能有此綱

紀故其視臣如朋友而君臣之禮固自若也是以能
上下俱安矣周衰綱紀旣壞而臣之求於君者則猶
以朋友之道也於是君不堪其弱秦懲其弊大修尊
庳之等臣廼以奴隸自視而君不堪其亢及其甚也
則仇敵矣廼知先王之朋友視臣者亦自有其道無
是道則亦獘而已矣

江漢集卷之十一

# 江漢集卷之十二目錄

雜著

河濱集卷十二

江漢集卷之十二

雜著

大雅問

桑柔

景源曰史記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皆叛襲厲王王出犇于彘太子靖匿邵穆公家國人圍之邵公廼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穆公與周公行政謂之共龢厲王死乃立太子爲天王是國人非廢厲王也邵穆公廢之也夫厲王無道之君也天下孰不欲亡周邪其流于汾水之上亦且晩矣然國人無内侍必不敢

持兵而衞天子何也厲王積虐於天下雖楚國之遠於京師者愳其虐而自去王號盖三十餘年諸侯疾首而听王之虐矧國人不知大臣之意而能叛之邪且國人旣叛其父矣太子獨安知穆公之不叛己而匿於其家邪夫穆公周之大臣也見天子之無道其欲行伊尹放桀之事者其義己講矣於是國人倚穆公而叛太子倚穆公而歸皆識穆公之意者耳故廢厲王而全太子若穆公者可謂社稷之臣歟

有容曰邵虎有社稷之大功然亦有大辜不可以功揜也汾王得罪於國人雖不可復也太子賢年且長

何不告于文人而亟定其位顧挾爲奇貨顓行號令使天下無君至十有五年之久矣嚮令汾王有悔過遷善之望如太甲居桐之日則虎也猶有所待云爾汾王之不能改愚者之所明知彼虎也弗亟立太子而欲何爲哉

景源曰厲宣之際知幾全身終不失人臣之節者芮良夫一人而已矣方榮公之用事良夫爭于王前而不聽又密見其僚友告以國亂僚友以良夫恐動人心竟不之省良夫念内亂將作相率而入於不測之地迺屛居田野力耕耘以代祿食及厲王廢屮莽之

臣既無力勢以捄天王之旣於是自傷其身之亡歸作桑柔追怨厲王猶麥秀之怨紂非敢刺也宣王之即作尹吉甫召穆公樊穆仲之徒出入風議成功赫然獨良夫自桑柔以後不復見於詩豈其人已歿而不遇宣王之世者邪抑二雅殘缺宣王之詩多軼而不傳者邪不然良夫老死田野必不立於宣王之朝矣今以詩考之其言厲王之廢也曰滅我立王繼而自謂曰進退維谷良夫之志可知也然其事實亡傳忠義不彰百世之下吾無得而稱之詎不惜哉

有客曰忠臣諫君必防患於始生故其用力寡而收

功大然患之始生其形未著則言之者似不切而聽之者無所動其心矣故危機在前而不知覺悟終至於覆國亡身可不哀哉當厲王之初諸侯畏服天下無事如此者三十年若非榮公導思之以利則厲王未必爲無道之君然榮公亦當世之材臣耳其始近於王也以邵公凡伯之賢猶不之諍也獨芮良夫深以爲憂其諫王之言曰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生民之所怨甚多此數言也而其志慮之所及已在河汾之間矣使厲王深繹其言疎榮公以謝天下則豈有居彘之辱哉故嘗謂厲王之臣愛君憂

國莫如良夫之爲尤也及共龢之時國之無君十有五年二相之號令擧措必有不厭於天下之心者於是良夫之憂反有甚於厲王之時矣故寧欲力田代食以潔其身而不肯進於無君之國也至今百世之下讀其詩而想其志猶使人流涕悲夫

雲漢

景源曰詩之記異猶春秋之記異也隕霜則月之日食則日之今雲漢大雩之詩也不時不月何哉盖宣王之烈出於憂旱雖有此菑適所以爲周之祥故詩人之意在乎憂旱而不在乎時月與或曰古人之爲

詩惟記其時之所臨見者以辨其候故日月方輿春也定之方中冬也黍稷方華夏也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秋也如雲漢所謂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者亦記雩時之所臨見也夏小正七月漢案戶案戶者直戶也雲漢直戶而人所臨見故特書之蓋秋雩也

有容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只是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之意耳恐不必深考然夏正七月爲周之五月則雲漢直戶之候正是閔旱之時也如此觀之亦不害於詩意矣

崧高

景源曰王室之卑自崧高始夫景陰陽以正方國度經緯以立廟社浚溝洫以分井疆此匠人之事不宜命天子之大臣也申侯雖立盛功而其爵侯伯也召公雖主封建而其位天子大臣也今天子大臣爲區區一申侯來營國邑建其寢廟積其糗粮申侯由是必輕周異日天子死於申侯之亂者宣王有以致之也春秋書天王來錫命者三來聘者七譏名分之亂也若使孔子論春秋起于宣王之際則吾知召公之來營謝邑亦見其譏也

有容曰甚矣南夷之爲周患也自昭王南征弗復而

荆楚之種實生其心于時去文王四世矣去康王一世矣至昭王之子穆王徐戎始入中國爲亂陵夷至於夷王厲王之世上之德威益不足以懷遠而又無奔走折衝之臣爲之方伯則於是熊渠僭號東侵庸西伐揚粤之地而有之淮夷入寇虢仲敗焉夫二南之化稱於詩者盛矣康王之末邵公猶治南國則其去聖賢若是之未遠也然數世之後其憑陵跳踉又若是之無憚也此不特周之紀綱頹弛有以致之也亦繇南國人心輕慓反覆無根固之性故得賢王良伯御之有道則易以服蠻夷而進於中國御之一失

其道則渙然離畔中國變爲蠻夷其勢固然矣宣王卽位於王室獘壞之後其南顧之憂固未嘗須臾忘也故必得王之元舅國之世臣而文足以綏民武足以靖亂如申伯者然後始可使保釐南土故其詩曰我圖爾居莫如南土徃近王舅南土是保又必待天子之大臣而世職大封之禮如卲虎者以定其都邑而修其城池正其經界而徹其田賦然後申伯之體勢重故其詩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卲伯既營謝矣申伯亦歸國矣今庶幾綱紀百蠻藩屛于周而永無南土之憂故其詩曰申伯番

番既入于謝周邦咸喜戎有良翰黍苗卒章亦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則寧盖言非邵伯謝功不成而南土不可鎭王心不得安矣觀於二詩則其時事勢可知而宣王知慮之周亦可見矣來諭譏其待諸侯太重恐未察也驪山之事良由申侯子孫心利平王以啓其禍爾豈宣王優禮藩臣之過邪韓之始封邵康公以燕師爲築其城仲山甫以冢宰築齊城盖大臣之經營侯國周家之常政也

有容曰操萬方非一藩侯之事萬恐南字之誤也

景源曰南字殊穩然孟子稱不以辭害義雖曰申伯

之德足以治萬邦意亦不妨學者當活讀

烝民

景源曰城齊外事也補闕內事也天子之左右旣無人則一仲山甫豈可遺邪自古人君能容諫者鮮矣仲山甫之在內也嘗好爲極諫彼宣王必心惡之而有此命也烝民之卒章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又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山甫之心與吉甫之言皆如此是必見宣王之德衰而憂之耳

有容曰以樊侯之賢而遜王左右則王躬之保袞職之補誰當任其責邪此尹吉甫之所深憂而宣王之

不終令德亦可卜矣子言是哉

景源曰傳稱仲山甫薦魯孝公於宣王以謂肅神敬老賦事明刑廼立爲魯侯諸侯由是不睦今烝民稱仲山甫既明且哲夫明哲者知人之謂也若仲山甫者豈足爲明哲之士哉傳之所稱是則詩之所稱過矣

有容曰魯武公以括戲見而王立戲爲魯嗣仲山甫諫而不聽既而括之子伯御弑懿公自立則王討而殺之問誰當嗣者而仲山甫以孝公對孝公嗣位二十有八年無失德見於史者安知其賢不如樊侯之

言乎史稱諸侯不睦非以立孝公也盖追怨宣王棄嫡立庶自壞先王之制而馴致魯人三易其君故其心不睦也不然孝公固懿公之弟括子旣不可用則非孝公之立也誰當立而諸侯不睦乎

韓奕

景源曰韓侯蹶父非賢人也崧高吾見其嘉申侯之德也烝民吾見其頌樊侯之德也惟韓奕褒其山而不褒其人韓侯豈賢與愛女當尋法家擇婚當取吉士今蹶父求其富而不其德蹶父豈賢與夫蹶父取厲王之子以爲妻韓侯取蹶父之子以爲妻蹶父用

是道以求韓侯則厲王之求於蹶父者亦可知矣夫爲女子擇壻人之倫也而取舍之際背公而徇私其傷於風俗如此哉輔漢卿以蹶父爲賢卿士非也
有答曰所論甚當彼蹶父輔氏何據而知其賢也

## 江漢

景源曰君人者天地百神之主也父亡而子嗣祖死而孫承禮之常也人臣雖有所効力於其間者未爲其功也故先王之叙六功也輔成王業之謂勲保全邦家之謂功法施庶民之謂庸以勞定國之謂勞制治成事之謂力剋敵出奇之謂多若定策樹嗣子之

功不與於數非闕之也盖君位之授受予奪一由於天心之至公人臣未嘗有私恩也故自以結恩而驕其主者人臣之賊也自以受恩而德其臣者人主之過也不驕不德臣主俱忘其恩然後可爾當宣王之匿邵穆公家也國人圍之穆公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竟得脫立爲天子而不以爲恩及穆公平淮夷始以戰功賜土田夫殺其子以生其主愛之至深也立以爲天子恩之至盛也穆公施而不有宣王識而不録者何也以大位天之所命人臣無私恩也向使宣王報功於江漢之前則穆公之所以爲忠者孰知其

出於理義之正邪後世之臣陰懷大利飾爲殘忍之行以私其君責報於他時有不充於其欲則恚且怨幾何其不爲亂也平王之初即位以晉侯有翼戴功賜秬鬯弓矢及河内附庸之地王室遂亂吾於是知宣王之爲世宗與穆公之爲穆公皆由忘恩也周勃逆文帝請間於渭橋授天子璽於馬前及踐阼陽陽有驕色丙吉脫皇孫於長安獄卒紹大統而噤其口不言舊恩是二者雖若有間然其爲恩介於其心或忍而不出於口或不能忍而出於色其不浩然而忘泊然而在者未始不同也豈如穆公之事君猶他臣

一切無心哉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此之謂也夫
慶賞刑威馭民之柄也爲人君者旣不可以親厚亦
不可以疎薄今爲推奉之功而爵之賞之雖有罪而
又赦宥之其如他臣何故穆公待其平淮夷而後始
有賞焉其冊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
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若穆公不敏淮上之功
宣王不錫其祉矣嗚呼下不以所立爲私君上不以
所戴爲私臣有功則與衆同賞有罪則與衆同罰此
恩義之所以獲全也

有容曰周勃丙吉之諭尤當後之居成功者絳侯之

戒而卲伯之法哉博陽其卲絳之間乎
景源曰常武之詩後江漢何失序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今失序何諸儒亂之也何以知諸儒亂之而失序也以其詩知之盖此詩爲宣王親征而作徐雖處淮浦之間號爲小狄而使天王帥六師而親征則其爲患於中國必甚矣當徐國之未平也焉可謂之時之無爭又焉可謂之天王之心之安乎江漢曰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此淮南之役宜後於常武者也楊州去徐遠京師去楊州加遠譬之人身京師首也徐左掖也楊脅也宣王以英武之姿且有

方叔召虎之帥凡大軍旅必愼於謀猶而後發豈千里縣師舍左掖而趣脅哉此淮北之役宜先於江漢者也

有容曰二雅之時世次序或有不可考者非獨常武也

常武

景源曰殷之取士廣周之取士狹取士廣故傳說拔於草茅之中以摠百官取士狹故召申程樊之才出於世臣而不出於微賤此二代之制所以不同也昔者武王以世官爲紂之罪據商制而言之爾非然則

周官亦世也奚咎紂哉常武序皇父之世曰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其重世臣盖如此故及其衰也周以尹氏亂魯以三桓削晉以六卿亡旣所從來矣

有容曰有周世卿之禍由於大臣權重武王之崩周公踐阼九年則一天子矣厲王之放召公顓國十有五年則又一天子矣大臣之權不亦重乎然幸而得周召耳其不幸而得尹氏則私其權柄以延于孫子勢煇威積然後立一王于王城居一王于狄泉以厚其黨與而天下拱手莫敢正也此非世卿之禍乎雖然世臣不可不用其於國也席寵也重樹勢也固有

民庶之望焉有典章之故焉故夏之興也以靡商之昌也以膠周之復也以樊邵要之人君擇其賢者而用之耳未可一槩論也

瞻卬

景源曰介狄者介於狄也明幽王不知婦寺之禍大於戎狄而舍之也詩人之言循常而不詭由情而不巧豈誠以犬戎未然之禍謂自於婦寺乎若以爲中國必有犬戎患則是矣引晉語之女戎以婦寺爲狄非也戎者兵也狄亦可以爲兵邪

有容曰有內孽者必有外患詩人非强爲之說也然

必以介狄爲言者想其可憂者夷狄爲尤甚耳下文云維予胥忌豈嘗有以此諫王者而王不之悟又疎之歟

召旻

景源曰序以召旻爲凡伯刺幽王詩申氏謂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皆無明證而考其詩若有所指其三章曰我位孔貶申之曰胡不自替卒章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此必因元老舊臣之被貶而小人代居其位故詩人責之也盖是時蘇公爲暴公所譖遂去其位作詩以絶之豈其僚友又爲此詩以刺王歟

有容曰自古親小人者必先棄其老成然後羣小得乘間而進此詩旣爲任用小人而作則其舊臣之被斥自可知矣然當幽王時耆德之臣見踈於王者不一其人若必以蘇公當之則固矣

論

## 宋太宗論

太宗躬儉罷女工毀左藏庫金銀器始以藉塈易宮殿所飾彩繪輟內外力役土功親耕籍田置農師作稼穡詩以賜近臣止羽獵放道士斥巫師幸國子監命孫奭講尚書李覺講周易賜以束帛詔有司求大

射儀敕諸州無得獻珍禽奇獸然史稱淳化二年三
月大旱蝗賜參知政事呂蒙正詔曰朕將自焚以答
天譴何其過也自古人君遇天譴恐懼修德而已矣
未聞有自投水火而死之者當堯時洚水逆行鴻洞
於天下草木潰茂鳥獸偪人蛇龍徧於中國堯以爲
憂故書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是帝堯得人治水而
未嘗爲民自溺也周宣王遇旱警省率道愼行以格
皇天故詩曰大命近止無棄爾成是宣王敬天求雨
而未嘗爲民自焚也太宗賢聖上不及於帝堯下不
及於宣王而欲自焚以答天譴亦見其要譽之過也

且太宗禱雨不應而未幾幸金明池御龍舟而爲之娛燕羣臣於瓊林苑則其心豈肯自焚哉徒爲詔書賜蒙正以欺羣臣嗚呼羣臣雖可欺也而上天其可欺邪故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太宗矯情以干譽其違於道也亦明矣如是而上答天譴者未之有也

## 宋仁宗論

御史唐介劾潞國公文彥博仁宗大怒初貶爲秦州別駕明日改英州別駕遣中貴人護送之又賜介金賞其直遂罷彥博爲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然臣

以爲仁宗之心爲温成皇后張氏欲諱其惡何其苟
也初彥博知蜀郡時其夫人以蜀所出燈籠錦獻于
張氏而彥博實不知也其後彥博拜集賢殿大學士
同平章事而不知張氏之力也及張氏侍宴端門服
所謂燈籠錦者仁宗怪而問之張氏對曰彥博以妾
待罪後宫故有此獻仁宗不樂已而介奏彥博事坐
貶英州然仁宗遣中貴人護送之以謝天下何也張
氏始服燈籠錦仁宗已知彥博之所私獻也故内耻
張氏之服外懟彥博之饋賞介之言將以解天下之
謗也方彥博被介之劾適在殿上介面責之彥博拜

謝而不已仁宗下詔罷彥博然張氏受燈籠錦宮闈之羞也而仁宗爲張氏諱終不以端門之服彰其惡旌介之直以辟嫌是其心苟而已矣然介自英州召爲殿中侍御史彥博亦自永興軍復召爲同平章事彥博奏介向所言實中臣病願陛下益尊寵之介由是入天章閣爲待制孟子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夫燈籠錦非彥博之所嘗獻也夫人之獻也非仁宗之所嘗受也張氏受之也然彥博知夫人之惡薦言者以明其志仁宗知張氏之惡賞言者以章其德與孟子所謂民

皆仰之無以異也

## 宋英宗論

人殺其母而不能復母之讎非孝子也況天下之所母事者一朝被弑而臣子不復其讎不可以明人倫也母之於父服雖有降一等者然人子居父之讎不與之共天下也居母之讎其可與之共天下乎郭皇后在瑤華宮仁宗念之遣使者存問不絶屬小疾命中貴人閻文應挾醫往視後數日郭氏暴崩文應陰鴆而弑之也仁宗悼傷乃追復皇后位號至英宗時郭氏猶不祔太廟而文應弑逆之罪亦不問也詩之

白華申后之所作也其詩曰英英白雲露被菅茅刺幽王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郭氏出居瑶華宮仁宗遣使存問之密詔召入其崩也追復位號是仁宗閔念之恩猶白雲下降之澤而郭氏蒙被寵靈殆過於菅茅之露也與申后白華之詩固不同焉然文應敢行弑逆而英宗不復其讎爲可謂明人倫邪記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使郭氏未復位號則英宗爲先帝後於郭氏誠無服也然郭氏旣復位號爲天下母則謚冊不可以不上也祔禮不可以不行也文應之罪不可以不族誅也且仁宗始黜郭氏頗悔之賜以樂

府及其崩也詔追復皇后位號孰謂郭氏於英宗爲出母也初郭氏封爲仙師文正公范仲淹率諫官伏閤爭之使仲淹在英宗時則安知不率諫官請誅文應也嗚呼英宗事先帝能盡禮矣於郭氏亦當事之以先后之禮而有司不爲郭氏上謚冊以祔太廟又不正文應之罪以明人倫可不痛哉

## 宋徽宗論

甚矣徽宗之不畏天也自元年正月以來有赤氣起於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及將散復有黑祲在其旁給事中任伯雨言赤氣起於東北散而爲白此夷狄

竊發之證也然徽宗不少恐懼作艮嶽置花石綱於蘇州凡山谷一花一石輒封識覆以黃帊自江淮舳艫相銜而下者千里不絕故齊民中家破產鬻子女以供其役怨者嗷嗷天命烏得而不絕也凡人君之可以喪德者有四焉曰觀曰逸曰游曰田魯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固諫公不聽遂往陳魚而觀之故經曰公觀魚于棠明隱公以觀喪德也商王受以酒爲池使男女裸而相逐故書曰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明商王以逸喪德也周厲王不修國政戲豫馳驅不知天譴之可畏故詩曰昊天曰朝及

爾游行明厲王以游喪德也夏太康盤樂無度乃田于洛水之南有窮后羿距于河其弟五人皆怨之故歌曰外作禽荒禽荒者田獵之謂也明太康以田喪德也周公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夫成王夙夜兢兢不敢荒寧則其心雖欲玩物不可得也顧安能觀焉逸焉游焉田焉邪然人君不知無逸則觀焉逸焉游焉田焉皆玩物也此周公之所以爲戒也夫花石出於遠方非常貢也而徽宗日遣使者以取之雖在江湖不測之淵必得乃止當時如有周公者必能盡言不特作無逸一篇而已也方徽宗內禪之際始

下詔罷花石綱及金人入舍輝門凡冕服車輅鹵簿九鼎八寶圖書圭璋鐘磬尊彝工匠技藝無不一空則花石不足論也自古人君役耳目而不玩物者未之有也然玩物以喪天下豈獨花石也哉

宋欽宗論

靖康之初貶太師魏國公蔡京爲祕書監安置儋州貶太傅楚國公王黼爲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貶太師廣陽郡王童貫爲左衛上將軍安置吉陽臣以爲欽宗去姦而善補上皇之過不亦孝乎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

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盖獻子能用賢臣而又能施以仁政此莊子之所以不改也誠使獻子用不賢之臣而又施不仁之政則莊子寧不可改邪夫京黼貫三姦者上皇之臣也如無罪也則欽宗必不改也然京建議鑿三山作天成聖功二橋置宣化庫括天下商賈之財黼結宦者奪昭德坊許氏第侍宴苑中爲伶人躬自俳諧以獻笑貫適三吳求書畫奇巧之物貢于上皇拜武康軍節度使宣撫九鎮使欽宗不去三姦則無以補上皇之過也夫莊子不改獻子之臣獻子之政誠難能也若欽宗則必改上皇之臣上

皇之政然後可謂難能也蔡仲之命曰爾尚盖前人之愆欽宗之謂也且金人之邀上皇也欽宗曰上皇驚憂而有疾必欲之行朕當自往遂如青城此其志欲爲上皇代之死也不然則欽宗何故棄天下而自往金人之壁乎臣爲欽宗未嘗不憐其孝也世之君子論上皇亡國之罪無不憤恨然欽宗旣不失德聲技音樂又無所好而饗國未盡二年從上皇幽五國城可哀也已

## 宋理宗論

史彌遠奏楊太后立理宗爲天子理宗即位命孟珙

率師伐金入蔡州執其參政張天綱函其主守緒之
骨告于太廟復徽欽二帝之讐然世言理宗交結史
彌遠遂立爲帝後雖有伐金之功不足稱也是不然
金執二帝自青城徙之燕山自霫郡徙之韓州父子
崩於五國城凡太祖太宗以來大璜文昺天球景鐘
遷于金源此百世必復之讐也然高宗受命中興旣
不得迎還二帝孝宗承之秉大義以圖中原者久矣
又不得沫血北征深入金源而滅其族獨理宗踐阼
之初爲二帝欲復其讐遣孟珙與蒙古兵圍蔡州立
宋旗幟金人望之皆震恐及城破守緒自縊於幽蘭

軒參知政事張天綱爲所俘金源遂滅而徽欽二帝之讐始復孔子曰桓公糾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理宗得孟珙之力糾合外國以暢其仁與桓公未之有殊也烏可以交結彌遠爲之罪而不弓其功乎且理宗躋汝南伯周元公河南伯程純公伊陽伯程正公郿伯張明公徽國朱文公從祀孔子詔表章文公集註以教學者可謂賢矣然寧宗冊濟王竑爲皇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位號已定而彌遠矯詔廢之放于湖州逼殺之惜乎理宗不能復皇子位號建廟湖州而立其後也何以慰天下

之心邪

## 宋端宗論

宋室將亡而楊氏以一婦人立端宗閩關海中以存趙氏豈非天耶自宋以來皇太后保右天子有功於社稷者於哲宗時則太后高氏是也於高宗時則太后孟氏是也於端宗時則太后楊氏是也高氏垂簾聽國政召温國公司馬光申國公呂公著并命爲相黜姦臣罷新法朝廷淸明中國乂安故號爲女中堯舜孟氏廢居瑤華宮號玉清妙靜僊師京師陷六宮北遷而孟氏以廢獨存乃遣其兄子忠厚迎高宗立

爲天子楊氏初選爲美人進封淑妃元兵旣陷臨安府恭帝北遷楊亮節遂負端宗徒步七日抵温州楊氏乃遣二宦者以兵八人迎端宗於温州遂冊立爲天子此三后皆有大功而楊氏志節卓卓非諸妃之所能及也史稱端宗如温州至江心寺見斧依在於寺中卽高宗南遷之時御座處也衆相率哭斧依下遂推端宗爲天下兵馬元帥五月端宗入福州已而踐位誠可謂天之所定也是時楊氏聽國政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天祥提兵取梅州由與國縣出江西入會昌縣又取雩都圍贛州未幾端宗

棄羣臣嗚呼惜哉楊氏又立皇弟昺爲天子昺投海死楊氏聞之大慟曰未亡人間關海中而終不死者爲趙氏六尺之孤尚有可望爾今天命已絕於宋未亡人復何言哉遂赴海而死之夫天祥忠於宋室而楊氏雖入後宮爲天下母亦盡其節而已矣何其烈也

## 宋宗室論

自古帝王有天下封建子弟爲列國所以藩輔京師也故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其是之謂歟臣讀宋史至太祖太宗之後偏於天下與庶人無甚相遠未

嘗不惜其淪落有封建之名而無封建之實也信王
世開幼好學事繼母孝撫孤姪如己之子宮官吳申
爲御史薦其文行累召不赴神宗下詔襃異之召對
便殿論事甚衆欲以爲宗正固辭乃進一官已而薨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敏冀王惟吉生踰月太祖
命輦至内庭擇二女媼養視之太祖崩晝夜哀號孝
章皇后慰諭之始進饘粥惟吉好學善屬文孝章皇
后親爲櫛沐惟吉旣長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
諸宗室皆推其行及薨下詔贈太尉謚曰賢孝周王
元儼好文詞喜聚圖書寡嗜慾仁宗卽位元儼恐爲

太后所疑忌深自沈晦因闔門謝絶人事不預朝謁太后崩陝西用兵上所賜錢五十萬以助邊費嘗問翊善王漁曰元昊平未漁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爲未幾薨謚曰恭肅循王士㒟有大志高宗即位詔遣士㒟謁陵寢遂入栢城披榛莽禮畢而還秦檜議與金人和數言事爲檜所嫉及岳飛被誣下獄士㒟爭曰中原未定戮及忠臣是陛下忘太上皇而不欲復中原也檜大怒遂貶建州十二年薨贈太傅嗚呼四王於宗室最有賢行而終身不得見用凡太祖太宗之後爲庶人者不可勝數雖欲效屏翰之功其

可得邪

宋儒林論

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言楊墨充塞仁義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也故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夫象山陸氏之學出於禪又非楊墨之所可比也而宋史列之儒林與孟子之距楊墨者亦異矣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

也使陸氏列於儒林亦見其亂道德也陸氏嘗謂學
者曰目自能明耳自能聽事其父自能爲孝事其兄
自能其悌不必他求此之謂良知良能故學者尊信
陸氏而不趍於禪者幾希矣然陸氏好爲人師與朱
文公至白鹿洞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學者至
有泣下者文公曰陸氏流於異學而其說能變化人
使人朝異而晡不同其流害尚未艾也其後　明興
陸氏之道行於天下王守仁遂師其言以良知良能
之學教其弟子於是乎道德亂矣然則宋史以陸氏
列之儒林惡可謂距詖行放淫亂邪夫呂伯恭陳同

父與陸氏俱載傳中而伯恭同父之學列之儒林固可也至於陸氏則不可列之儒林也說者曰陸氏之學固自卓然其徒傳習而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於政事之間者是亦儒林而已矣豈不可與呂伯恭陳同父載於一傳邪曰荆人冠周之冠服周之衣歌鹿鳴四牡之詩揖讓於孔子之門則進之可乎夫入於幽谷亦可以遷於喬木然南蠻鴂舌之人終不可變也如之何其進於儒林也

宋文苑論

文章之可以近於道者幾希矣自周之衰凡天下之

爲文章者不溺於楊墨之學則必溺於申韓之術不溺於申韓之術則必溺於蘇張之學能本原周公以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聲明教化英華威儀之所由始而發揮之其文章粹然一出於六經之道者臣未之見也故記曰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此之謂也宋興穆修蘇舜欽始爲文章行於天下而制作與古不類又安能近於道也及慶曆嘉祐之際朝廷清明郡國寧一而天地晶朗之氣在於星則爲含譽在於人則爲文章然文章近於道者其惟歐陽文忠公曾文定公乎孟子曰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文忠公本於韓愈行之以史遷之逸昌之以正雅之和文定公本於劉向裁之以班固之密澤之以秩禮之美此二公學術不深而文章折中六經粹然有近於道者百世之下覽二公文章之妙則天地晶朗之氣亦可見也臣聞之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二公之言未嘗不合乎先王則其爲道也不亦正乎若蘇氏父子兄弟出於縱橫而放於繩墨之外及其晚節又依歸於釋氏非君子之所可取也至於後世能言者不本於道修飾章句窮極粉澤雖欲爲文忠公温潤文定公峻潔不可得也其悖者放棄禮

法得罪於先王之教而莫之悟也然人之有文章猶天之有雲漢也世世之人君苟能明先王之道作成賢材則文章如二公者欝然而興輝然而起與雲漢何以異哉

宋忠義論

自古忠臣死於國者誠多矣如受命爲大將軍躬率六師冒白刃而死之或補吏守國疆土城陷而能死其事或奉使萬里之外囚羈久之卒不屈死於異域此所謂全節之臣也然猶不若獨立庭爭正色直言犯斧鉞之誅而不避也史稱胡銓上封事請斬秦檜

孫近王倫三人之頭竿之藁街金人聞之壯其忠使
人募本直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動色歎日中國有人
矣奉皇太后以歸之自是戎馬不南牧者二十四年
銓之功也呂祖泰上言請斬韓侂胄蘇師朝中外大
駭諫議大夫程松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令縱不殺猶
當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貶欽州牢城收管道出潭
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贐其行侂胄誅始訪祖泰雪
其寃鄧若水言史彌遠逐濟王並殺皇孫曾未半歲
使濟王薨於湖州非終天之憤乎寧宗不豫而彌遠
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願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

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彌遠雖死宜發冢而斬其屍以謝先帝之靈坐貶通判寧國府遂不復仕自宋室始興以來敢諫者不可勝數而三臣號爲剛方雖謂之獨立庭爭正色直言犯斧鉞之誅而不避亦庶幾焉曾文定公曰勢窮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然則三臣其可謂篤於道者歟

## 宋孝義論

孝也者事父爲難而不若事君之難也事君爲難而

不若事天之難也故事父者孝之始也事君者孝之中也事天者孝之終也夫君子拂髦搢笏左佩紛帨右佩玦捍昧爽而朝日出而退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父有過下氣柔聲以諫之父不悅撻之流血不敢疾怨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之謂也事父之禮猶如此況於事君乎夫君子將適公所史進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君命召一節以趨二節以走行不舉足立則磬折有諫而無訕故孝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此之謂也事君之禮猶如此況於事天乎夫君子敬天之怒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存其心養其性窮神知化仰而不愧俯而不怍夙夜匪解以踐其形不忝于上帝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此之謂也能事其父而不能事乎君者未之有也能事其君而不能事乎天者亦未之有也故曾子曰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嗚呼孝之所以爲教者大矣宋史列孝子之行自李璘至于鄭綺凡七十四人此所謂孝之小者也

何足道哉然醴泉甘露靈芝之異木由孝子至行所感世世不絕盛矣哉

宋隱逸論

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魯國未嘗無其人而孔子未之見也則其人終不可見邪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盖接輿隱者也而非孔子所謂其人也丈人有荷蓧者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

夫子植其杖而芸之子路拱而立盖丈人亦隱者也而非孔子所謂其人也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歎曰果哉末之難矣盖荷蕢亦隱者也而非孔子所謂其人也孟子曰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故孔子謂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孔子所謂其人也傳稱顔子問爲邦孔子告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盖顔子王佐之才故孔子告之以治天下之道也不然顔

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而已矣惡可以行天下之義達天下之道哉宋之隱者如陳摶魏野林逋三君子避世不仕然如論王佐之才則三君子皆非其人也然則摶之學神仙野之學琴逋之學畫不足以行天下之義達天下之道也易傳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非顏子其孰能與於此哉

## 宋隱逸論

隱居之士與魚鼈而爲之羣有足樂者然終身無所知名豈非其果哉臣讀秦風至蒹葭詩未嘗不喟然

而歎也始秦盛時有夏屋以待賢者其後世禮貌寖衰而賢者每食不飽及君薨以人爲殉雖百身不可贖也由是賢者知秦之不足事又懼其不能自全遂隱去不欲人知故其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夫秋水方盛之時白露未晞逆流而上既不可得順流而下又不可得雖伊人在水一方而莫之從也宋紹聖中有漁翁不知其名每棹小舟游松江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而自得聞人潘裕過吳江見而異之揖漁翁曰先生氣貌非漁釣之徒也願賜緒言以發蒙陋漁翁曰君能過小舟語乎

裕於是欣然過之漁翁曰吾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唯飽食以嬉而已尚何所事邪裕曰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漁翁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巖穴然吾聞養志者忘形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視軒冕如糞土耳裕曰敢問居室所在漁翁曰吾姓名不欲人知况居室乎遂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與蒹葭詩所謂伊人無以異也以時考之盖紹聖黨錮之始也安知漁翁非元祐諸公之徒邪誠使漁翁不避世則紹聖黨錮之際其不與元祐諸公偕投海外者未可知也嗚呼漁翁豈所謂知幾其神者乎

# 宋烈女論

丈夫死婦人寡居有寇至則如之何曰婦人攝丈夫之事可以禦之然則釋婦人之服而禦之乎曰婦人如從軍旅去其笄而冠其胄脫其襦而被其甲執晉鼓以整三軍而誓之左右有熊虎之旗有鳥隼之旗有龜蛇之旐三鼓振鐸以應敵婦人之軍何以異於丈夫之軍乎然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戎者丈夫之謂也非婦人之謂也易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長子者丈夫之謂也非婦人之謂也故其行師也授之鉞以駿其威與之劒以赫其靈賜之弓矢以昭其

功若婦人則行不踰閾言不出梱燕不受酢繹不盡飫其出門壅蔽其面未嘗有專制之義也門庭有寇則婦人雖可禦也及寇退則脫介冑而反女服何也朱干不可以施閨門也宋烈女汀州晏氏夫死不嫁紹定中寇入寧化晏氏乃依黃牛山自爲一砦已而寇遣數十人來索婦女晏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今狂盜來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母各用命因解首飾悉與之田丁感激於是晏氏自提鼓諸婢鳴金以作其勇寇敗走晏氏又與王㝢金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其少壯爲義丁互相應援寇屢攻終不

能克事聞下詔封晏氏爲恭人仍賜冠帔嗚呼晏氏以婦人能捍大難其義勇爲諸將首而天子詔封恭人使晏氏副笄如初正天下婦人之道也

宋宦者論

凡天下國家之禍必有其幾故君子見於未然而逆折之若遲一日則其幾已不可折而天下國家之禍終不可救矣故易傳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之謂也當仁宗之立皇子也宦者任守忠欲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守忠造不測之說離間兩宫太后

不樂爲韓琦具道英宗不遜狀後數日英宗謂琦曰太后待朕無恩由守忠離間之說也司馬光請斬守忠英宗未行琦遂坐于政事堂招守忠立之庭下質責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其名而逐之卽日押行使守忠不去掖庭則英宗母子之恩必不可保矣琦之所以貶守忠者蓋已逆見其幾矣故太后得全其恩而英宗得全其孝琦之功也至光宗時宦者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三宮會寧宗有疾不豫孝宗購天下名藥俟寧宗至重華宮欲授之源等譖于皇后李氏曰上皇合藥一

九族乘輿朝重華宮將投之有如藥丸有不虞奈社稷何李氏疑之謂寧宗曰上皇有廢立之意寧宗由是內憂惑不朝上皇而父子君臣之倫遂絕矣使大臣如琦之忠則源等立貶遠方又安有離間之變乎自古宦者居人君前後左右不離間人君之心者幾希矣世之人君待宦者不可以不嚴而慎也

## 宋佞幸論

古之善制夷狄者非弓矢之能有威也非甲冑之能有武也非斧鉞之能有功也必先黜佞幸小人使夷狄有所畏服而已矣蓋小人陰也夷狄亦陰也小人

道長而夷狄之道不長者未之有也小人道消而夷狄之道不消者亦未之有也周幽王登進佞幸命皇父爲之卿士而家伯爲之冢宰而仲允爲之膳夫小人極盛於是犬戎叛周室幽王崩于驪山下故詩曰舍爾介狄介者大也凡卿士冢宰膳夫無非狄也是周室不待犬戎而幽王驪山之禍發自小人也明矣宋室凌夷以及於徽宗之世佞幸顓政王黼爲太傅封楚國公而朱勔爲寧遠軍節度使小人方盛故女眞引兵渡河圍太原遂入青城嗚呼夷狄與小人皆陰類也小人得志則夷狄從而入寇固其理也況黼

則基亂於內而勈則流毒於外是亦狄也雖女眞不入青城而宋室已內潰矣然則徽宗仍父子徙五國城竟不得還其誰之咎也世或謂 皇朝于謙爲宰相能迎還 英宗皇帝而李綱爲宋宰相卒不能迎還徽宗此綱之智不如謙也然臣聞 英宗皇帝陷于土木而天命猶未之絶故踰年反于中國爲盛天子若徽宗任用佞幸凡天下元元之民流離困窮如在於水火之中天命已絶故父子幽于五國城綱雖多智烏得而迎還徽宗邪

## 宋姦臣論

自建隆至于靖康凡一百六十七年姦臣用事者衆矣豈人主不知姦臣之禍天下而授之政歟抑姦臣始效小忠以深結人主之心然後爲姦歟夫姦臣盈於朝廷而四方莫不承風若是而天下不亂者幾希矣臣謹案太祖之世進趙普樞密院副使乾德二年正月庚寅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普用事凡十四年太宗之世詔加普昭文館大學士端拱元年二月庚子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普用事者又六年眞宗之世進王欽若參知政事天禧元年八月庚午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丁謂參知政事天

禧五年三月壬寅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欽若用事凡十九年謂用事凡四年仁宗之世進
呂夷簡參知政事天聖七年二月丙寅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夷簡用事凡二十年神宗之世進王安石
參知政事熙寧三年十二月丁卯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進呂惠卿翰林學士熙寧七年四月丙戌參知
政事進蔡確御史中丞元豐五年四月癸酉拜尚書
右僕射安石用事凡六年惠卿用事凡二年確用事
凡八年哲宗之世進章惇知樞密院事紹聖元年四
月壬戌拜尚書左僕射進曾布知樞密院事元符三

年四月甲辰拜尚書右僕射惇用事凡十六年布用事凡九年徽宗之世進蔡京尚書右丞崇寧元年七月戊子拜尚書右僕射魯國公加太師進王黼尚書左丞宣和元年正月戊午拜特進少宰楚國公加太傅京用事凡十九年黼用事凡七年嗚呼姦臣十一人相繼顓政孰謂大宋用君子也惟慶曆中范仲淹參知政事文彥博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和中富弼韓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祐初司馬光拜尚書左僕射呂公著拜尚書右僕射宋之君子得位者不過六人臣於是太息久矣

# 宋姦臣論

宋之天下喪無日矣雖英主奮厲於上而賢臣輔翼於下尚懼其不能濟也而況以中材之主履天下必亡之機舉姦臣而授之國政又安能斥逐女眞恢復中原立萬世昭明之功也哉自建炎南遷以來凡一百四十九年社稷將覆而姦臣執國之命曰黃潛善曰汪伯彥曰秦檜曰万俟卨曰湯思退曰王淮曰韓侂胄曰史彌遠曰賈似道此王法之所當誅也潛善自副元帥建炎元年七月壬寅拜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伯彥始知樞密院建炎二

年十二月己巳拜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檜始除參知政事紹興元年八月丁亥拜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卨始除參知政事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壬寅拜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思退始知樞密院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戊申拜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始封爲信國公淳熙八年八月癸丑拜光祿大夫右丞相封福國公侂胄始自永興軍節度使開禧元年七月辛酉拜平章軍國事彌遠始知樞密院嘉定元年十月丙子拜通奉

大夫右丞相太子少傅似道始除樞密使開慶元年十月壬申拜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右丞相封茂國公九人與宋相終始嗚呼姦臣執國命此天下之所以亡也故九人拜相月日必書之以戒後世盖亦明先王之法而已矣

## 宋南唐論

正統已絕而子孫有中興者亦可以繼正統歟曰繼哉古者夏后相始喪天下四十年少康中興此所以繼夏正統也漢獻帝既喪天下纔二年昭烈中興此所以繼漢正統也唐昭宣既喪天下三十年南唐中

興亦可以繼唐正統也然歐陽脩五代史自梁太祖至周世宗皆得正統而南唐列於世家何哉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二年南唐列祖昪稱帝改元昪元宋太祖開寶八年南唐亡自天福至于開寶三十九年正統歸於南唐也明矣五代史苟以南唐繼昭宣則正統不歸太祖至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始得正統非歐陽脩之所敢書也然則宋史以南唐列於世家仍舊史也夫少康出於后相后相出於仲康誠可以正天下之統也昭烈出於靖王勝靖王出於景帝亦可以正天下之統也若李氏則出於榮榮出於志志出

於超超出於恪恪出於憲宗寧不可以正天下之統邪故李氏立唐太廟尊恪爲孝靜皇帝廟號定宗尊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尊志爲孝安皇帝廟號惠宗尊榮爲孝德皇帝廟號慶宗而宋史不亍正統者惑也始吳越國王錢氏與南唐嘗爲敵國南唐厭兵乃歸其所俘將士遂結和親吳越火李氏羣臣請乘其弊以攻之終不許遣使吊問厚賙其乏亦可謂有人君之德也歟

## 宋吳越論 一

吳越錢俶遣使者致書趙普饋之以海物十瓶置於

廡下會太祖遽至普第普出迎不及屏傚所饋瓶也太祖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太祖曰海物必嘉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也太祖笑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繇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臣謹案太祖立法凡大夫受賕坐贓皆棄市獨命趙普受吳越國瓜子金而不責之何其偏也方太祖受命之始明刑罰以繩天下雖左右近幸之臣亦不原也故光祿少卿郭玘太子中舍王治殿中侍御史張穆職方員外郎李岳右拾遺張恂兵部郎中董樞右贊善大夫孔璘太子中允郭思齊

太子洗馬王元吉右領軍衛將軍石延祚皆死於法使太祖案普之罪而還吳越瓜子金下詔切責則四方必皆竦動頌太祖平明之治也彼吳越豈敢復以瓜子金饋執政哉且普嘗詆殿中侍御史李檝樞密院直學士馮瓚綾錦副使李美三人以贓論流之海中而吳越饋瓜子金普置廡下不能卻比諸三人其贓倍之然太祖待普如故不加明誅則刑罰亦不中矣夫南唐臣事太祖與吳越未之有殊而南唐饋侍御史李瑩也太祖盛怒責瑩爲贊善大夫吳越饋普瓜子金也太祖大笑命受之是太祖嚴於南唐而寛

於吳越也惡能服海內之心哉

議

## 佾舞議

臣伏見　皇壇祭禮用六佾此雖由於有司之臣未能具天子佾舞而姑從諸侯之禮也然諸侯祭其天子則當用天子之禮不當用諸侯之禮也謹案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然則　皇壇用八佾也誠宜矣豈爲僭邪臣嘗謂今之　皇壇與魯之文王廟無以異也襄公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

周廟註曰周廟謂文王廟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孔頴達曰天子之禮唯文王廟得用之若用於他廟則爲僭也由此觀之文王廟用八佾者非僭樂也今之說者謂八佾不可輕議何其謬也左氏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始用六佾故經曰初獻六羽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此魯公始降羽數於仲子之宮也若文王廟則祭用天子之樂不可與仲子之宮同降羽數也記稱成王以周公

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樂魯公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黃目朱干玉戚舞大武皮弁素積舞大夏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盖魯公郊祀后稷禘祀周公用天子之樂故孔子謂之非禮然文王廟用天子八佾之舞烏可謂之非禮邪夫　皇壇之用八佾猶文王廟之用八佾也今之論者謂八佾不可輕議者亦見其不知禮也

江漢集卷之十二

輸海[illegible]

小